



帝都侠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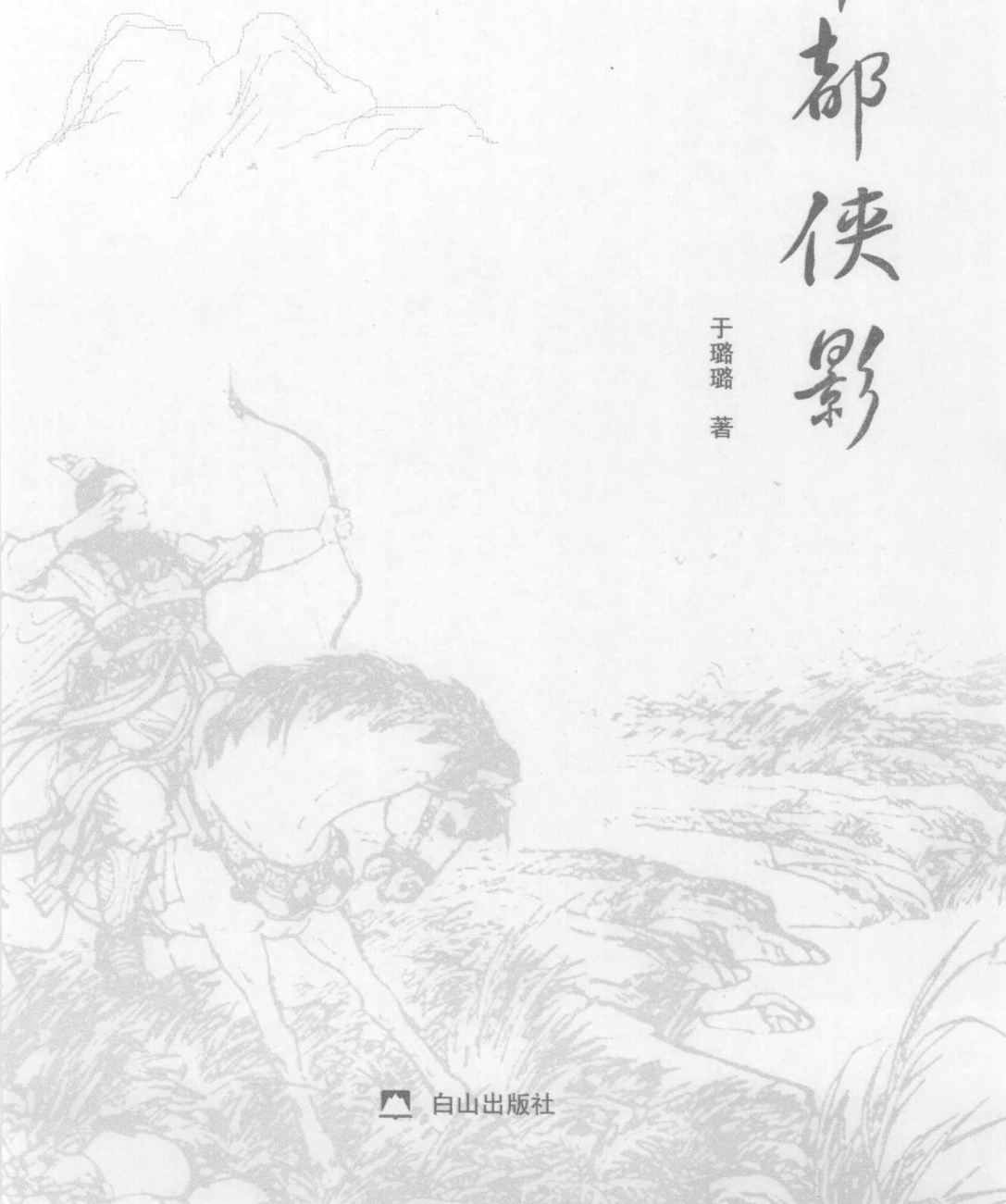
于璐璐 著



白山出版社

帝都侠影

于璐璐 著



白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帝都侠影 / 于璐璐 著. —沈阳: 白山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80687-603-9

I. 帝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26731 号

书 名 帝都侠影

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
社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
邮 编 110013
电 话 024-23088689
电子信箱 baishan867@163.com
责任编辑 王婧媛
责任校对 王 珏
插 图 郭 田 杨振钊
印 刷 洛阳市报人印刷厂
成品尺寸 145 * 210
印 张 10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~3500 册
书 号 ISBN 978-7-80687-603-9
定 价 23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长河落日，一声马嘶响彻渺无边际的旷野。西边，滚滚层云被镀上灰黄之色，与远处的荒漠相融，斜日下，沙粒如光斑般闪动，起伏的沙丘亦如定格的波浪，少了汹涌狂暴之气，倒平添了几分雍容厚重。少年一手撑地起身，翻身上马，向东极目望去，却见那地平线处，竟有青草腥腥的绿意。他伏身向马耳：“骠骊，要到了。”转而扶正背上弓箭，扬鞭凭空一甩。那马儿似通人意，高抬前蹄，引颈长嘶，四蹄交转如闪电，疾如风卷残云，扬起漫天黄沙，奔逸而去。

天已薄暮，云黄日暗，不远处，袅袅炊烟下，模糊的村庄轮廓叫少年心中流淌过一阵暖意。连日在黄沙中奔波的马儿也似乎知道就要走出荒漠，“唏律律”一声长嘶，加快了驰骋之速。

这是一个边塞小城，黄土坯的房屋错落有致。面色黝黑的壮汉赶着一群牛羊走过，丁丁当当，留下一串悦耳的铃响。栅栏里，面覆薄纱的妇女在挤奶做饭，阵阵香味沁人心脾。骠骊打了一个激灵，抖落一身的黄沙与疲惫，少年揉揉马儿的长鬃，将它栓在一棵胡杨树下，取下腰间革囊喂马儿喝饱了水，便踏进一家简陋的客栈。

迎面而出的店小二接下少年的包裹，边抹桌子边问：“客官刚从大漠走出来吧，要吃点什么啊？”

“哦，先来碗茶。”少年正应着，忽感一股阴冷之气自左前方

暗暗涌来。他抬起头，见这小小的边塞客栈中，竟坐着六位异乎常人的食客，他们衣着华贵，白衣白靴，腰佩长剑或流锤。少年心中一紧，这六人面色煞白，如鬼魅一般，红唇似血，叫人颇感不适。他们警觉地同时看了少年一眼，目光犀利，又齐齐转过头去，继续喝酒。

“好茶一壶——”店小二怯怯地看了看那六位食客，忽而朝店内高喊一声，将抹布搭在肩上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客官千万莫惹那六个不速之客，免得引火烧身。”未等少年细问，店小二又提高了声音，“爷您先坐着，茶马上就来，小的给您喂马去！”说完，便出了店门。

少年对店小二的提醒一阵感激，坐下来轻抿了口茶，便听店外乐声兀杂，细听，是唐初十部乐中流传最广泛的龟兹乐，店内客人纷纷弃下饭食，顾不得留钱便冲了出去，店小二拦也拦不住。少年猛一回头，见左桌旁的六个白衣人已如魅影般闪出客栈，他拦住店小二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客官是外乡人吧，这外面的队伍定是昭月公主和亲的陪嫁。”

“昭月公主？”少年皱起了眉，一副疑惑不解之相。

店小二笑了，“昭月阿古丽是谒般陀王阿卜固的三女儿，年方十八，花容月貌，是谒般陀送与大周和亲的礼物，据说武皇要把她送给相王李旦作妃子，今天是她的和亲队伍入关的日子，近百名巫医，乐师，还有武士，都要一并送给大周。而且据说这公主喜好乐器舞蹈，一路要吹拉弹唱不断，直到皇城呢！”店小二一边收拾桌上的饭菜，一边絮絮地说，忽然一声惊叫，手中的盘子哗啦啦落下，店小二一个踉跄倒在椅子上，魂不附体，面色惊惧至极。

少年闻声走来，吃了一惊，方才那六个人的桌上，有一只盘内竟放着一双人的手臂！皮肉已被生生剥下，只剩下残缺的手骨，

鲜血淋漓，不堪入目，而桌上其它饭菜倒是一筷也未动，少年忆起方才那六人煞白的脸色和鲜红的嘴唇，不由一个激灵，这人吃人的怪事，他倒是第一次见着，真是血腥残忍至极，那店小二已被吓得快要晕死过去，颤抖的右手指着那桌上之物却张着口始终说不出话来。少年取出银两放在桌上，抓起长剑飞奔出门。

边城大道上，浩浩荡荡的谒般陀和亲队伍正自远而至，乐声隆隆，不绝于耳，围观的人如潮水般拥挤在路两旁，眼睛中充满期待。少年心中奇怪，方才荒芜的小城如何突然之间冒出这么多人来。

这昭月公主的和亲队伍的确是盛大奢侈，名不虚传。走在最前面的自然是一排排乐师，而且竟有谒般陀最得宠的六人乐组，即排箫、横笛、铜钹、鼓等，与月琴等并组。音乐之声动荡心神，摄人心魂，之后是梳着奇异发髻的媵妾歌伎，还有衣着圆领窄袖特色服装的巫医和武士，最中间，便是人们翘首盼望已久的碧文圆顶、华帷锦帐八抬大轿，围观的百姓高举双手呼道：“昭月阿古丽！昭月阿古丽！”声音此起彼伏，颇为壮观，以表中原对谒般陀公主的盛情欢迎。

少年抬眼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四处寻觅，却不见了方才客栈中那六个诡异的白衣人，他的目光忽而落在那顶大轿上，帘儿轻启一隙，他心中喟然一叹，轿内女子虽面覆紫纱，却依旧遮不住酡颜媚丽，转盼生姿。少年却不为这绝代的尤物所动，只紧紧盯着轿子的下部，似看出了什么不寻常之处，可他又心生芒刺，不知这不寻常之处到底在哪里。

空中传来一阵尖细的剑啸声，虽混杂在这喧嚷的人声中，少年却警觉地竖耳细听，他按紧手中剑鞘，猛然间，目光转向东边的半空，只见两柄亮剑如长虹贯日，破风而来，指向公主的大轿，少年身形一耸，如狸猫般挤出人群，闪到轿前，挥剑出鞘，那长剑光芒荧澈，剑芒在大轿前缘围成一圈屏障，两柄剑一触雪白的

剑芒，“嘣”地一声，齐齐碎裂在地，人群哗然，四散逃去，两个白色身影一路藉物掩身，闪得没影。

正当此时，两对银色流锤从天而降，少年收剑跃起，提剑一格，寒光四溅，那流锤的锁链已紧紧缠上少年的剑身，带得他向下直坠，他心中惊叹：定是方才那噬人的六个白衣人，要对这轿内公主下手！他猛回过头去，果然，轿顶一对流锤直砸下去，少年猛一提力，挥剑向那轿子上空，剑身上缠绕的流锤被斩为两半，直直向前抛去，与轿上另一对流锤相撞，石光电火，声音震耳。

武士们齐涌至轿周围，少年转身欲离去，却听得一阵悦耳之声：“恩公且留步。”轿帘一挑，昭月公主躬身出来，怀抱一把纹锦琵琶，施施然朝少年走来。不得不承认，她肤色微暗，美得勾人心神，摄人魂魄，比起其他女子，多了几分妖冶的妩媚与风情，叫少年不由得垂下眼去，不敢再看。

昭月公主浅浅一笑，双目微弯，秋水盈盈，直叫人意乱神迷。少年挥剑入鞘，却不语。昭月笑道：“恩公莫要就此离去，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回报，这玉笙乃家父送于小女子的陪嫁之物，赠与恩公，以表谢意。”她伸出纤手，一只玉笙在手中流光溢影。

“在下只是路见不平，不求回报，且这玉笙是王爷赠与公主和亲的心爱之物，在下岂能夺人所爱，还望公主收回。”

昭月看这少年始终一副冷冷的面色，便将玉笙硬放于他手中：“恩公若拒绝，便是不与小女子赏脸了。”她转身上轿道，“玉笙为证，他日有缘再见，必好好恩谢。”

和亲队伍远远离去，少年却始终站在原地，手中的玉笙温润冰凉，他却轻轻闭上了眼，脑海中闪现的，竟仍是那大轿的下部，他隐隐又感觉不对头，而那两柄刺向大轿的剑，也似乎偏向下方，他猛地睁开眼，将四周环视一遍。目光犀利，疾步奔回镇中，却

见方才的客栈门口，六个白衣人鱼贯闪出，一身血斑，他们魅影如风，只是一瞬间，便不见了踪影。

少年闯进店门，却被眼前之景惊得停住了脚步，店里的客人、掌柜早已逃得没影。三个魁梧的中原剑客倒在血泊之中，其中一个浑身剑伤的人奄奄一息，抬眼朝他示意，双唇翕动，似要求他什么事情，少年慌忙伏身抬手捂住他汨汨流血的喉部，他才发出颤巍巍的垂死之声：“少侠，在下岳林，请、请你将这封书信交予京城的狄仁杰大人……”他把身后的剑向前移动了一点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“万象神宫的……”少年心中一阵紧缩，方才那六个人真是心狠手辣，灭绝人性，他开口问道：“大侠，大侠，告诉在下方才六人是谁？为何要杀你们？”

“他，他们是万象神宫的邛山六鬼，要去杀庐陵王殿下，本以为，我们将救援信带到边塞可以躲过追杀，未曾想，还是……”

“你们是不是躲在昭月公主轿下，想随和亲队伍进洛阳，却被他六人发现，杀人灭口？”

“少侠真是，聪慧过……”他猛咳几口鲜血，少年又紧紧捂住他流血的喉咙，可那被割断的喉管是无法维持他片刻生命的，他的双手在少年衣衫上紧紧揉抓，忽而松开，猛然间鲜血喷涌而出，停止了呼吸。

少年用沾满鲜血的双手轻轻合上怀中人的双眼，仰天忍住泪珠，拿起那把剑，翻转几下，斩断剑鞘，剑柄夹层间，一封书信掉落手中。

安葬好了三位岳家剑客，少年牵着马儿踽踽独行，日影衔山，他心中澎湃，刚刚踏足关内的他，竟遇如此血腥的惨案，又被卷入一场他从未涉及的明争暗斗之中。只是，念及那位剑客对他的信任之情，又觉应当。他好恨自己，为什么当初只是怀疑，却没去认真想那邛山六鬼要杀的竟是轿下之人，心中只为轿内的昭月

公主担心。如此看来，害死三位长者的，是他自己的粗心大意啊！他心中愤恨自责，愈觉代送书信，为他们报仇雪恨之务他理所当然，便翻身上马，扬鞭一甩，直奔皇城。

二

春初，东都洛阳城内，繁华似锦，鳞次栉比的商铺人来人往，各色旗帜迎风飘扬。时而会有奇装异服的西域、东瀛人招摇过市，或是英气逼人的江湖客仗剑策马而过。洛水如玉带穿城而过，河岸烟柳婀娜，杨絮纷飞。洛水南岸一街是皇城有名的烟花之地，风尘女子三五成群地在河岸洗衣戏水，遥声与市井之徒或王公贵族打情骂俏，招揽生意。

天津桥上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吊眼斜眉的商人，膀壮腰圆的屠夫，长相笃实的泥塑艺人……叫卖声，行人的喧嚷声，此起彼伏。

此刻，桥北边，一台华丽的轿子正穿过熙攘的人群，徐徐前行；桥南，金鞍骏马的白靴宫人悠然上了桥，两侧的护卫如凶神恶煞般手持长鞭，蠢蠢欲动。

桥下阴凉处，杨柳柔波，絮拂水，夕阳的余晖在水面打着烫金的光斑，波光粼粼。与桥上的繁华相对，此地幽静安然，别有洞天，几位垂钓者悠闲而坐，闭目养神。忽而，水面波光被打碎，水下似有暗流涌动，一只雪白的手臂如嫩芽破土而出，手中举着一只浸水的锦囊，一蓝衣女子头一出水，连呼了几口气，却听得“抓贼，抓贼啊！”的呼喊声。北岸，一位锦衣老员外大口喘气而奔，几名家丁在前暴怒追上，转眼近在咫尺，女子着慌，顾不得喘口气，深呼吸再次潜入水中。却见那面目狰狞的家丁正包围而



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女子眼珠灵动地转了几转，一根红线自袖中抽出，直达桥顶，在桥栏上绕了几绕，紧紧系上。女子按住一名家丁的头，如灵巧紫燕，抽身而去，飞向桥端，家丁们扑了个空。女子旋转之际，水珠飞溅，打得那老员外面颊生疼，霎时灭了气焰。

上桥的白靴宫人目不斜视，望向斜阳下镀金的皇城，偶尔睥睨天津桥上的喧嚷人流，嘴角一抹不屑。人流竟自动分开一条道来，纷纷俯首，不敢多语。那侍卫见偶有人来不及闪躲便挥鞭相向，口中恶语不止。

蓝衣女子翻身上桥，擦了把脸上的水珠，便现出清晰眉目来，清秀玲珑，身段婀娜，年方潋潋，又因为习武，更从骨子里透出几分侠气之美。抛了抛手中锦囊，银两哗哗作响，她嘴角一扬，满意地将其系在腰间。正欲前行，却随人流被挤在桥栏处，抬头见那宫人骑马目中无人地踱过去，两侧侍卫更是嚣张，心中甚是不爽。欲上前，却被人群拥挤，动弹不得。

桥北的大轿也自远而至，毫不忌惮。道旁行人却暗自发了汗，这是哪家轿子竟敢如此，与武皇宠臣薛怀义的人马桥上交锋，不予让路，这可如何收场？终于至跟前，那侍卫涨红了眼，挥鞭就抽向抬轿的家仆，桥上大乱，马上悠然的薛怀义也变了脸色，想他薛怀义是连武皇也要看他脸色的人，竟有人不识时务挡他道，简直胆大包天。正欲命侍卫上前狠狠教训，忽一阵风起，撩开了刺绣的轿帘一角，却见轿内一粉衣小姐气质翩然，顾盼流眸，美如下凡天仙。他慌忙抬手制止扬鞭侍卫，痴痴地望了一会儿，眼中满是贪婪奸诈。忽感不当，转而瞥头一抖，让开路来。侍卫、众人皆大惊，轿马交错而过，人流赞叹：这李家千金静瑶，传闻貌若天仙，未曾想竟能让嚣张的薛怀义也勒马让路，可见传闻非虚啊！

李家千金？貌若天仙？被挤得喘不过气的蓝衣女子略生妒意，非要去看看个究竟，却挪动不了半寸。忽而一只大手狠狠抓住她肩头，痛至骨髓，一回头，那老员外就在不远处，这家丁如捕到猎物一般狂喜，粗鲁的大手握得女子连声喊痛，却不得脱逃。忽而又一只大手猛然打开那家丁，肩头一阵轻松，一少年揽腰抱起女子，微蜷右腿，飞离天津桥。

小鱼儿的脸被他温热的胸膛烫得通红，生平第一次与一个男子如此近身。

待天津桥上的涌堵渐散，她低着头绞着胸前碎发极为淑女地轻声道：“谢谢你，我叫小鱼儿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啊，我，我偷了人家的东西啊……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少年面色依旧冷凝，他略一偏头，躲过眼前这个清清透透的女子澄澈的眼神，目光落在身边一个冰糖葫芦的小摊上。

她调皮一笑，抬手拈起自桥下随风飘来的桃花，系在线上闪电般投入滚热的糖衣中，再飞快抽出。花朵立即被凝固的褐色糖汁包裹。美得如同千年的琥珀，她双手捧起送给他。那双眼睛，如一泓深潭，叫他深陷，叫他不忍去伤害，在他只深深凝望她的时候，她的眼神忽而黯淡下来，咬咬唇，正要收回手，他却托起那枚饱含她心意的冰糖桃花。

她展颜一笑，犹豫着问他姓名，他却没有作声。

其实他很想说，我叫上官庭烨。而不是无影侠，无影客，不是万象神宫冷酷无情的金牌杀手。认真地，也是第一次告诉别人他的真实名字。

可是，他没有开口，不是要拒她于千里之外，而是一时难改一贯的矜持冷漠。

洛水南岸，杨柳依依，青草茸茸，蓝衣女子拂花分柳，阳光在她年轻的脸侧投下阴影。

“杨硕师哥，我今天收获不少啊。”她伸手折下一条嫩柳，在手中把玩。

“就你这机灵鬼，哪次出来干活不失手，师父从来都不放心，还敢说。”少年轻拍她的头。

“没失手啊，喏，你看！”她解下腰间锦囊，在少年眼前得意地晃动。

“那还不是差点被人抓了，丢河里。”

“哪有，我小鱼儿还不是已经力敌千军，顺利逃走了。”女子扬起柳枝打向少年，两人在林间追逐嬉闹。

三

赭红色的城墙边，一匹棕红马低头粗声地喘着气，衣衫褴褛的少年扯下一把城墙边的草，喂了马，轻揉马鬃，亲密无间。忽而一店小二自远而至，鞠躬作揖：“店内有故人温酒相候，望与公子小叙旧情。”“故人？”少年抬眼望了望面前雕梁画栋的醉已客栈。转而解了马儿鞍鞴，随那小二进去。

至柜前，拨算盘的掌柜一抬眼，拦住了少年，他鄙夷地上下打量了少年的装束。

“名字？”他眼都不抬。

“翼……不，程云。”

“小二啊，柴房有位置没？”他鼻子哼了一下，继续拨着算盘。

小二正欲上前解释，“啪！”桌上金光闪闪，刺得掌柜睁不开

眼，他努力瞪大眼珠，嘴唇颤抖，只见那少年正冷冷地看着他，就伸手欲抓那两锭金子，忽而一双大手拦住了他，“掌柜的，这柴房可是有位置啊？”那掌柜一抬头，大叫一声，浑身发抖，“狄，狄大人，小的不知这位公子即是贵客，失礼失礼，自是有上房招待，小二，还不快开房！”“慢着！”老者抓起那金锭塞回少年怀中“即是老夫贵客，你又怎收他房钱。”说着，往柜台上撒落一些银两，那小二也看楞了，只顾着答应。“快去啊！”掌柜的快哭出来了，小二这才反应过来，忙引二人上楼，那掌柜的面色惨白，瘫坐在柜台后。

老者关好门，来到桌前沏茶：“请坐。”少年这才打量起这位老者，只见他白发虬髯，温厚仁和，颇具君子风范。他直视老者双目回敬道：“您请坐，不知大人引在下至此，有何指教。”狄大人抬眼，递茶。“不敢。”少年把茶又放回桌上，狄大人扶须：“果然气宇轩昂，桀骜不驯，颇具令尊当年风范。”少年暗惊，警惕地盯着老者。“你不必惊慌，老夫与令尊翼将军曾同朝为官，共同匡扶天下，翼将军实乃大唐之英雄，只可惜被奸人所害，一代功臣就此陨落。”老者仰头叹息，似沉浸在无尽的回忆之中。少年想起刚才掌柜的话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莫非，您就是狄仁杰，狄大人？”老者微笑点头：“十三年未见，当年的稚童翼流云翼公子，竟成为名扬江湖的侠客了。”他又看了看少年的襁褓之装，皱了眉头：“这十多年的塞外生活苦了你了，令尊若尚在人世，定是又为朝廷培养一员绝世将才。”“哼！”少年转过身去，咬牙切齿，眼中如有滚滚怒火汹涌，伸出拳头猛砸在台柱上：“什么朝廷？这早已不是李室朝廷，我翼家又为何世代卖命，却落了个灭门的下场。”老者微微一怔：“如此说来你是回来报仇的？”“那是自然，没有比亲手割下武则天和手下那帮奸贼的头颅，对翼家更有意义的事了！”老者面色大变，煞是惊慌，起身四面察看窗户，沉重地说：“休得

乱讲。这武皇的耳目众多，你怕是还未报仇就被取了脑袋。”少年不屑地坐下来。

“那，不知狄大人今日有何指教？”

狄仁杰叹了口气：“睿宗被软禁宫中多年，形同虚设，武皇年事已高，英武不如当年，且被那男宠薛怀义迷惑，这朝廷的生杀大权尽数掌握在那奸人手中，与酷吏、奸臣一并谋害朝野忠义之士，只有庐陵王李显殿下尚在人世，有望复唐，却哪知软禁在房州的他也日夜被监视，更有薛怀义奸贼派人暗杀……”“你是想让在下去护李显？”少年反问。

“正有此意。”

“哼。”少年起身向门走去：“那就无话可谈了。”

“这是为何？”

“狄大人，武氏灭我翼家全族，十三年来我莫不在想要重回故土，踏平这所谓的周朝，我先祖随高祖走南闯北，打下江山，扶植大唐三朝皇帝，忌忠烈一生却被这武氏的女人满门抄斩，哈哈，哈哈！”他回过头来，冷笑道：“我翼氏几代满门忠烈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，也只能由我翼氏来终结它。十三年，狄大人——”他上前一步：“如今，您却要我保护那女人的儿子，不觉得可笑吗？”他的双眼如千年冰窖，令人胆寒。

狄大人却不惊慌：“翼家实乃大唐忠烈一门，尤为高祖、太宗所器重，怎奈世事变迁，史册疾翻，人力不可遮挽。战场上的厮杀更不如这政治场上的斗争来得汹涌、血腥，有崛起就会有牺牲，大周朝国势强盛，且看这繁华洛阳，八方来贺，便知武皇并非昏庸，只可惜如今……”

“只可惜如今武皇年事已衰，再不能如当年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她曾经为了夺权，杀戮成性，以致冤魂无数。为麻痹百姓，建立大周，拜洛水，广发《大云经》，修建明堂，劳民伤财，杀害无数反对为武氏立皇陵的忠臣，肃清李氏，连亲生子都不放过……”

狄大人，”少年步步逼上，“我大唐被一女人所推翻，实在为天下人所耻笑！”

他扶正背后银弓，抬头望向窗外寒月：“我回来，不再像我愚忠的父亲一般为天下赴汤蹈火，忠贞不二，却叫别主夺了江山，我只要寻回我翼氏一门的尊严，这一切——”他握紧了滴血的拳头，骨节咯咯作响，“等着偿还吧。”

“流云——”狄仁杰还欲劝言，少年自囊中取出一封书信，交与狄仁杰道：“狄大人，在下在塞口受岳家剑客所托，将此信交与狄大人。”

“岳家剑客？他们——？”

“他们被邛山六鬼杀死，现葬于居延城外。”少年眉头紧蹙，闭上双目。

“告辞！”少年深鞠一躬，大步离去，待老者追至门外，他已策马远行，不知所踪。

四

城外茂林，古树参天，不见道路。到处弥漫着花叶湿润馥郁的气息。林深入，一角飞檐，白墙灰瓦，甚是玲珑可心，融于这茂林修竹间，如天然生成，颇具典雅之风。

房后石栏旁，一少年小心采着晨曦下的露水。那露水折射着朝阳，映着林间苍翠，熠熠夺目，少年时而俯身采露，时而微笑回望那房屋。

“这珠儿不错，女儿，归娘了啊！”屋内，只见一身段婀娜，风韵犹存的妇人右手翘起兰花指，高举一明珠，对日眯着眼看，旁边的小鱼儿慌忙伸手去夺：“那怎么行，我偷这个可差点被抓了去。”妇人俯身躲过那一袭，迅速翻身上桌，得意地坐在桌上，翘

起腿，仍把珠子高举向窗口：“你的，就是娘的，这是要给你做嫁妆用的，娘先存着。”小鱼儿也凌空一转，飞身上梁，倒挂金钩，伸手去抢：“我才不嫁呢，我一个小偷，谁肯要啊！”妇人神色一怔，目光黯淡下来，却被眼疾手快的小鱼儿轻易抢了珠去。“是啊，都怪娘，不教你些针线女红什么的正经本事，却叫你学得这一身见不得人的偷盗功夫，那相爷们都要大家闺秀，至少也是个良家妇女，而你——”妇人俯首，轻声叹气，“娘！”小鱼儿翻身下地，抱住妇人的背，脸贴在妇人颈旁，“您怎么又念叨这个，您可是大名鼎鼎的侠似神盗林青蝶啊！您传我这一身功夫我炫耀还来不及呢，您可不许再自责了！”妇人绽笑，轻点她的额头：“傻丫头，”晨光熹微，林青蝶朝窗外低头采露的少年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，“丫头，你师哥可是如何？”“娘！”小鱼儿嗔怪地嘟着嘴跑出去。

林青蝶自怀中取出一块璵珑玉，指尖轻抚，冰凉温润，她叹口气，独自轻声道：“女儿，若你尚在人间，莫要生得倾城倾国，更莫要去学那妖邪之术，红颜薄命，红颜薄命啊！”泪珠溅落，在璵珑玉上摔成八瓣溅开。那玉一阵流光溢彩，似通人意。

五

宽阔的街道上，一台华帷的大轿正匆匆朝北疾行，轿后不远处，一身影悄悄尾随。至北门一府前，大轿停下，丫鬟迎上前轻撩开轿帘，轿内闪出一窈窕倩影，只见那女子眉似远山，面若芙蓉，正所谓：增一分则太长，减一分则太短，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，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，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。如此倾国之色自引得路人驻足，指点赞叹，那小姐却对路人艳羡视若无物，轻抚衣袖，踏入入府，众侍卫家仆皆躬身，口中殷勤招呼，却不敢多看一眼。

待那小姐身影转入屏风后，路人才感慨散去，只见那尾随的身影随即隐入树后。李府门前，却有一人目光投向府衙匾额，那人正是自大漠归来的少年翼流云。却看这年方二十的少年侠客，虽久居荒漠，却依然不减汉人的眉清目秀，而在眉宇间多了几分西域蛮汉剽悍的气质来，英姿飒爽，更此刻，目光如火炬，似有熊熊烈焰燃起，杀气逼人，不远处茶摊旁一声马嘶，才唤得那少年回过神来，忽而他闭目，似沉入一潭静谧秋水般安恬幽逸，口中念道：“莫非师父也出了大漠？”转而拉过缰绳，又回头一望李府，心中叹道，“且叫你李奸贼狗命多留这世上半日”。随即上马离开。

此时，那树后身影才走出，他扬眉一瞧那府衙，便阴阴一笑，转身悄然离去。

却看那李小姐一路直奔其父住处，府内扫地男奴、浇花女婢皆惊慌，并有两位送茶女婢耳语一阵，转而匆忙朝西厢而去。那小姐终至房门前，几次敲门无果，便觉出什么，疾步如飞，奔向西厢，连那贴身丫鬟也都跟不上了。她一至西厢，猛推开门，却见室内空空如也，小姐略惊异，转身欲离开，忽而眼珠一转，又至屋内，猛掀开床帏，一婢女衣衫不整，自床上跌落下来，呜咽求饶。其父李义府眉间略有愠意，系上衣衫：“休得胡闹，这房内岂容你乱闯，还不快回闺房习女红刺绣，勿在此惊扰人梦。”李小姐嫌恶鄙夷地看了那瑟瑟发抖的婢女一眼，忽一光影闪，剑从鞘出。那李义府也一惊，却强作镇静：“莫不是你这不孝之女要弑父？岂有此理，来人——”门忽大开，数十男仆女婢竟都藏在门外，哗然而至，全都目光惊恐地注视这一幕，更盯着李小姐手中的长剑，噤嘴不敢声。

李静瑶面色冷艳，忽而凄然一笑，手腕一转，剑掠那女婢颈前，众人皆惊，剑光所及处，未见鲜血，剑锋翻转之际，却见那